

新世纪长篇小说系统研究的“引玉”之作

——评晏杰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申 思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晏杰雄博士《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致力于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专题性和系统性研究,其立意高远,见解深刻,新意迭出,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著作闪耀着独创性的思想光芒,其中爬梳整理的大量珍稀资料,也为以后的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关键词]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长篇小说文体;开创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4-0158-03

An Enlightening Book for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New Century Long Novel

——Comment on Yan Jiexiong's *Stylistic Research on New Century Long Novels*

SHEN S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Dr. Yan Jiexiong's *Stylistic Research on New Century Long Novels* is committed to the thematically and systematical study of the style of new century long novel. This book stood high and aimed far, it is insightful, innovative and it is a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new century novel style study. The works shines the light of original ideas, including a lot of the organized rare data, which brings much convenience to the stylistic study of later novels.

Key words: *Stylistic Research on New Century Long Novels*; style of long novel;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次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名词,随后雷达、张未民等学者和批评家纷纷撰文,从各方面论证“新世纪文学”现象,新世纪文学一时蔚然成风。但此后十来年,研究者们大多是零散的、随性的“个别作案”,长篇小说创作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由于新媒体的介入,新世纪盛产长篇小说,但这被称作“时代第一文体”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也给文学研究工作者带来了归纳的无力,长篇小说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长篇小说创作的步子。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目前所集中的领域多在小说内容和文化背景之上,很少

有人能单从“文体”角度去解读,原因在于文体研究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比如,单是文体的界定国内外便不下百十种说法。另外文体研究必须建立在海量阅读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对浩如烟海的作品了然于胸。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文体研究,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1]相比之下,当下文学的警策功能被批评家翻来覆去地研究,文体研究却严重滞后于文学发展。马克思认为,文体不是表达世界的工具,而是干预、改造甚至塑造现实历史的力量。^[2]长篇小说这个文类,一旦被置于新世纪语境,它的内涵和形式甚至

收稿日期: 2014-01-23

作者简介: 申 思(1990-),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定义都发生了变化,但同时文体在长篇小说身上表现得又是变幻不断。一是浩瀚如海的长篇小说之作,二是寥若晨星的文体研究资源,让“长篇小说文体研究”这一论题研究难度加大。尽管如此,还是有敢于迎难而上的人。最近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雄博士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在阅读大量文本和理论资料的基础上,以高强度的学术劳动和较大的理论勇气完成了这部《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以下简称《文体研究》),切实满足了当前文体研究的迫切需要。

这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系统性、专题性、整体性、学理性研究的专著。作者将理论命题和文学实体结合起来,边唱边和,边导边演,论述观点时有理有论,有依有据,点论结合,将学术的严谨性和小说本身的趣味性融合在一起。该书以“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为红线,进行了“纵深横窄”的论证,对长篇小说文体的历史脉络、总体趋势、美学规律、微观表现进行了细密厚实的梳理总结。从整部书看,作者对这一论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其论述中不时闪现出独具一格的智性之光。它既是一部理论专著、阅读读本,也是一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的文献集成。

第一,《文体研究》是一部具有专题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专著。从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梳理脉络,寻找这一大河般的文体因何而演进至何种境地,是《文体研究》的重点工作。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花样翻新,作家都以“故事”的深刻性来争取其作品的地位,但是小说文体的创新却是乏善可陈。《文体研究》在此将文体从长篇小说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对文体进行专题研究。作者在整本著作中都围绕“文体”而展开,着力点明确,内容和文化背景退居其后,绝不含糊不清、暧昧不明。《文体研究》将文体和作家、现实世界存在的隐性、间接对应关系进行了微妙的处理,使得文化、内容和现实世界都成了“文体”的支撑者。如作者认为《第九个寡妇》的历史传统描写是为了佐证叙述者和主人公零距离所产生的叠加和双倍的文体效果,《妇女闲聊录》的个性语言正是小说话语微型对话的呈现需要。作者专心于文体问题,将所有可利用资源都应用于文体观点的佐证。通过长期的学术资料收集,

作者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系统的钻研和阐发,归纳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外部场域和内在张力、总体趋势和微观表现、整体特征和基本范畴。这些要素彼此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它们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个别章节,而是经过作者系统加工了的围绕同一个主题而展现的整体。书稿中前三章主要论述文体的基本问题、文体的演进以及文体的整体特征,后三章则分论文体的叙述、结构和话语。前三章涵括了后三章的内容,后三章有力地证实了前三章的主体观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使整部书稿的诸多观点和论证得以完整、系统地呈现出来。这种系统的呈现让人感觉到作者是从各个角度、层次去揭示文体的问题,从而得出全面整体的结论。

第二,《文体研究》是一部具有独创性和思想性的阅读读本。《文体研究》的个人独创性和开拓性价值明显,在它之前还没有一部新世纪以来文学整体研究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世纪文学整体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和理论范本。《文体研究》在理论层面敢于大胆创新,给不少学术界一直含糊不清的学术名词下了定义,这种“放肆”的行为在书稿中还不是少数,虽然可能仅是一家之言,但足以见出作者的学术决心。如鉴定出文体的动词性,把“文体”定义为“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把埃德加关于文体范畴的界定重新规整成:话语、叙述、结构;对“结构”这一含糊的名词,通过仔细爬梳,从众多定义中归结出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目前,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资料主要散落在单个作品、年度总结、颁奖致辞或者少数批评期刊专栏中,研究还处于一个无秩序、无意识的萌芽阶段。《文体研究》给文体研究工作开拓出一块领地,让新世纪散落无根的研究资料有了一个集结地。如果说书稿充斥着理论言说,那这是作为一本理论研究著作所应有的,但是,《文体研究》中星星点点地闪烁着艺术之光,就显得难能可贵。这种艺术之光得益于作者的艺术直觉力,如对《万物花开》《尴尬风流》等由生活片段组成的小说文体界定不清的问题,作者见微知著,从中敏锐地察觉到长篇小说文体演进至“无为而无不为”的成熟境地;从新世纪长

篇小说大量文本中作家们反倒更青睐在现代小说中最不被看好的顺时序叙述,作者把握到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时序总体呈现返璞归真倾向的美学规律;从新世纪长篇小说作家用最简单的顺时序创造最丰饶的文体意义,发现这种文体意识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内在化和本土化有内在的一致性等等。正是充满艺术灵光的论述,让本是枯燥乏味的理论著作有了轻松愉悦的可读性。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者一种文学理论观点,作者都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判断,绝不是简单的“剪刀加浆糊”的“作坊式”叙述。作者自身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他非常擅长用充满文学性的语言给理论文本增添文学作品式的氛围。正如作者在其一个发言稿《建构与创作源头相通的新批评》中所说的:“在文本的密林中发现参天大树和意义的踪迹,写出具有和文学作品一样文学性的评论,写出与海明威‘冰山’理论中冰山尖一样的评论,写出作家论和作品论完美结合的评论,写出与作家的创作实践声息相通的评论。”^[3]《文体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充满文学性的、有见地的文学批评理论读本。

第三,《文体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资料参考。《文体研究》中倾注了作者大量的文学经验和阅读体验,再加上作者在纷乱杂芜的新世纪长篇小说中耐心爬梳,成就了这部富有学术性的研究著作。如作者自己所说,此书是“聚焦新世纪长篇小说这一主要文体,试图从学理层面概括新世纪以来丰富的文学现象。”^[4]《文体研究》中散布着古今中外不少理论家、作家的言论和观点,如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韩愈《答李翊书》所展现的“文以气为主”等理论观点,西方学者埃德加和卢伯克对小说艺术或技巧研究时对小说的构造过程的理论观点,格非、胡亚敏、曹文轩等对小说文体叙述的理论创见,以及里蒙·凯南、热奈特、罗兰·巴特、巴赫金、米兰·昆德拉等大批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等等。著作中也收集了不少关于小说文体研究的资料和成果,以及部分新世纪优秀长篇小说简评。书中还涉及与相关理论观点对应的小说文本片断。从这个角度来讲,《文体研究》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资料史,为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原始

文献和参考资料。

新世纪文学的专题性研究著作甚少,作者的开创之功自不得言,但总体来看,著作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作者将“向内转”作为贯通整部著作的红线,立足长远,却忽略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参差不齐的现状。事实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存在不少泛滥之作,小说创作者的文体意识下沉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学领域,认为所有作品都可以冠以“向内转”,未免牵强;第二,文体就好比是瓶子,内容好比是酒,再好的酒也需要有酒瓶装着,作者研究的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专著,虽然强调了文体独立于作家、内容、现实世界,但若能对文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批评,著作的论述会更加周全。

《文体研究》呼应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远远没落后于文学创作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观点。《文体研究》的实践品格值得借鉴,当下大量批评家不注重文本阅读和文学创作,所做出的批评干瘪晦涩,理有余而论不足,而《文体研究》的作者深入文本的密林之中,将文学批评当做文学创作来写,把理论包裹在具有文学性和美学品格的文字中,让读者感到思想和美的震撼。无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讲,《文体研究》都将是一部“后有来者”的未完成的著述,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参照,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 戒.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59-460.
- [2] 周志强. 现实主义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政治[J]. 艺术广角,2010(6):49-55.
- [3] 侯桂新. 写作无边界 批评有伦理——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综述[J]. 创作与评论,2013(6):120-124.
- [4] 晏杰雄.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5-26.

责任编辑:黄声波